包围圣地的魔物，已基本上失去了行动能力。

有的受茉茉和撒赫菈的战斗波及，有的无视她们继续向前。此外，虽然她们二人都没注意到，但有许多魔物在『万魔殿』与艾尔卡米的战斗中被当作为祭品消耗掉。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她们身旁已经没有活着的魔物了。

没人妨碍她们一对一较量。撒赫菈继续牵制想要缩短距离的茉茉，与茉茉拉开一定的距离。

与梅诺战斗的时候选择接近战，但是如果对手是茉茉的话，则是确保有一定距离比较好。梅诺是一旦抓住机会就能够发动强力的教典魔导的对手，但茉茉和梅诺不同，她最恐怖的攻击是导力强化后的拳头。

另一方面，如果在茉茉双手不能及的距离，她就会十分缺乏攻击手段。

撒赫菈也为了击破茉茉的导力强化对调整了子弹的威力，现在如果茉茉被右手发射的子弹击中，就不止是有点疼那么简单了。即便增加威力也会导力消耗，好在撒赫菈的导力量还绰绰有余。

当茉茉用来当做盾牌的树木快要倒塌时，线锯缠住了树干。

不单用一根缠住树木，而是用两根。撒赫菈预测茉茉接下来的行动，以为茉茉会用线锯继续将两个成年人张开双臂才可以环抱住的树作为盾牌，但茉茉的行动出乎了她的意料。

面对撒赫菈的敌意，茉茉瞪了回去，往线锯中注入导力。

『导力：接续——线锯·纹章——发动【固定】』

利用纹章魔导的效果，灵活的线锯固定为缠住树木的形态。

茉茉一言不发，举起了手。树木因子弹命中变得脆弱的部分被折断，作为把手的线锯因重量而弯曲。

那不是盾牌。茉茉制造的是一把钝器。

身材娇小的茉茉用两只手旋转起这个用线锯缠绕树木制成的简易巨大锤子。

「给我去死吧！」

茉茉大喝一声，利用离心力以水平方向摆动起来。

撒赫菈立即跳开，毫发无损，倒是周围运气不好被卷入其中的魔物，尸体横飞。

简直就是巨人的铁锤。看到这样的威力，撒赫菈不禁邹起眉头。

撒赫菈与锤头拉开距离后退的同时，小声揶揄茉茉道：

「这种粗暴的钝器很适合矮个子猩猩呢。不如以后就别用线锯了吧？」

「唔——嗯？」

茉茉的耳朵很灵，听到了撒赫菈说的话，把锤子放到了地面。对撒赫菈感到厌恶的笑容油然而生。

「说些难听的想让人换武器，你对自己的适应能力没什么自信呢。觉得害怕就害怕，直接说出来比较好哟？」

「怎么会。我这可是出于好意的忠告」

茉茉导力量出众，导力强化之后拥有远超一般人的强大力量战斗，可她为什么会使用线锯这种轻飘飘的武器呢？撒赫菈察觉了其缘由，冷笑道：

「毕竟只有导力量是优点的暴力女，不管怎么模仿梅诺灵活地使用【导丝】也不适合你」

「诶—」

听见对方提到了梅诺，茉茉露出狰狞地笑道：

「我不知道你知道些什么，但我最讨厌的就是自以为很懂前辈的人。你这家伙真让人火大，我看等下怎么把你给撕了！」

「不要说这种做不到的事情哦」

『导力：素材吞并──义肢・内部刻印魔导式──启动【技能：打桩】』

撒赫菈右手放出的桩柱，将迎面而来的木槌击碎。

「只会给自己丢人——啊」

撒赫菈嘲笑了起来。

茉茉把线锯临时做成的简易锤子，那木头的部分被击碎了的话，剩下的会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缠绕木材的线锯。茉茉期待她挥下简易锤子让撒赫菈击碎了芯材，由于失去了锤头的部分，线锯围绕在撒赫菈身边，形成了一个牢笼。

「笨—蛋」

这回是茉茉的脸上浮现出了嗜虐的嘲笑。

这正如茉茉所想的一样。她就解除了【固定】的同时，发动了刻印在线锯中的另一个纹章。

『导力：接续——线锯·纹章——』

如果不在发动之前从线锯的包围圈中脱离的话就会死。撒赫菈回过神来，伸出手想要弹开线锯，但实在是太晚了。

『发动：【振动】』

「什么时候！」

撒赫菈的义肢被高速振动的线锯弹飞了。

如果是左手接触到这根线锯，绝对会掉一层肉。即使是义肢接触它，也不可能毫发无损，冲击传到了右肩，差点让撒赫菈站不稳。

茉茉完全忘记了撒赫菈，因此她没有任何停手的理由。

「就请你去死吧」

茉茉无情地放言道，操作线锯，缩小了包围圈。

像是一条长蛇捆紧猎物般，没有给撒赫菈留下任何逃脱的空间。修道服也不像神官服那样有【障壁】的纹章可以作为防御手段。振动的线锯就像是准备让猎物四分五裂的大蛇一样逼近撒赫菈。

为此撒赫菈没有犹豫，发动了攻势。

『导力：素材吞并——义肢·内部刻印魔导式——启动【技能：近距离霰弹型】』

撒赫菈端好膨胀变形的右臂，扣动扳机。

这次右手所变成的武器，是用于近距离压制的霰弹枪。虽然茉茉的导力强化简直就像是开了作弊器一样，被导力枪正面射击也不会死亡，但这次的目标不是她。

撒赫菈发射导力霰弹。

线锯在霰弹的攻击下变形。虽然拥有一定威力，但是这种没什么重量的武器的缺点就在于容易被击飞。虽然直接接触高速振动的线锯会死翘翘，但如果是导力枪的话，就可以不接触线锯就把它弹开。

茉茉砸了咂嘴，果断地放弃把撒赫菈绞成肉末的计划。茉茉将作战变更为找她的茬，她动了动手腕操纵线锯，使线锯缠住对方的右臂。

『导力：接续——线锯·纹章——二重发动【固定·振动】』

「咳、啊、呃！」

即便不能切断变形之后相当坚固的右手，但是缠绕住的话，可以把线锯的振动传到了全身。这振动让撒赫菈连牙齿都咬紧，甚至骂不出一句话。

线锯缠绕上去后加上了【固定】，所以想摆脱线锯并不轻松。

这种茬找的真是性质恶劣。撒赫菈再一次把义肢变形，恢复成手的形状。只要把手变小自然就可以从线锯中脱落了——然而这正是茉茉想要让撒赫菈做的事。

「笨蛋的思路真是简单又好应付」

哗啦啦，金属的摩擦声传进了撒赫菈的耳中。

撒赫菈在脖颈感受到了让自己难以呼吸的压迫感。脖子上传来的冰冷的触感正佐证着茉茉的杀意扼住了撒赫菈的咽喉。

自己的脖子被茉茉的线锯缠住了。

茉茉在撒赫菈的背后。

撒赫菈的下一步行为完全被茉茉猜到了。在撒赫菈做出反应之前，先诱导撒赫菈将意识集中到右手的变形上。茉茉注意到撒赫菈精神不够集中露出少许破绽，于是用今天最快的速度先发制人。她接近撒赫菈，顺便取出了备用线锯，缠住撒赫菈的脖颈。

撒赫菈的左手伸向已经牢牢缠在脖颈顷刻间就可以取走自己性命的线锯。尽管明白这已经是无用的努力，但无论如何指尖依旧寻求拯救自己的方法前——

「果然死的是你呢」

『导力：接续——线锯·纹章——发动【振动】』

随着线锯的振动声，血花四溅。

线锯缠住撒赫菈的脖颈，逐渐收紧，她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线锯紧紧压迫声带，撒赫菈甚至无法喊叫。血肉飞溅的残酷水声也逐渐变为切割硬质颈骨声音。

数秒之后，响起了头颅落地的声音。

「嘛，不过如此」

茉茉对人头落地并没有过多感触，挥了挥线锯，把血甩掉。

虽然敌人稍有点棘手，但依然是无可挑剔的胜利。做到这种程度，艾尔卡米应该也能明白魔物的袭击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了吧。茉茉准备俯身捡起撒赫菈的人头的时候，感觉到背后有人进行魔导构成。

茉茉猛地一回头。

『导力：素材吞并——义肢·内部刻印魔导式——启动【技能：发射】』

「哦？」

撒赫菈的尸体只是发射了义肢。

虽然有一些惊讶，但对一直保持警戒的茉茉来说可以轻松躲开。这只看起来没有什么威力的手，就这样缠住了茉茉身后的魔物。

茉茉以防万一，迅速跳开，拉开了距离。

虽然这种将主人杀死之后还能启动的魔导具非常少见。但是也是有可能将启动的条件设置为了在自己死亡的同时发动。

以自己的死作为触发机关的条件启动型，九成的功能都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自爆。茉茉也做好撒赫菈那个魔导具做成的右手即将引发大爆炸的准备，第一时间拉开了距离，但是这没用的火箭拳等待一会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

茉茉感到很扫兴，再次看向撒赫菈的尸体。

她确实已经死了。失去首级的身体，四肢无力地下垂。伤痕累累的首级一动不动，尚未瞑目。

看着这样一幕，茉茉大为不解，正当她打算松了口气的时。

『导力：祭品牺牲──原罪印记嫉妒·肉体——召唤【肉人偶】』

突然，右手把周围魔物的肉体吸收了。

事发突然，茉茉屏住了呼吸。

眼前发生的事情简直就是原色的魔导兵的制作现场。以义肢为中心，周围魔物的尸体被揉捏在一起形成一个人的形状。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制造过程，但这仅仅持续了不到十秒钟，就出现了一位一丝不挂的美丽少女。

她的身体训练有素，隆起的胸部与她的年纪相符。

撒赫菈摆动起银色的卷发，发出一声充满厌恶的咂嘴。

「下次可要好好确认敌人的残体呢，单细胞」

重新恢复了身体的撒赫菈，话语里充满了憎恶，盯着茉茉，退到身后的浓雾中消失了。

不巧茉茉警戒自爆与她拉开了一段距离。，而且眼前的白雾随着时间推移越变越浓，茉茉不清楚要不要追上她。

犹豫的茉茉认为眼下并不是一个追击的好时机。像是最后的那个魔导，比想象中还要来历不明。

撒赫菈的气息完全消失之后，茉茉解除了战斗态势。

「……恶心。她是从惊吓盒子里蹦出来的吗？」

茉茉眼看着撒赫菈逃走，她瞪着眼前的浓雾，气愤地骂道。

这种事情几乎闻所未闻，那攻击是为了侵占魔物的肉体。

要是那手臂接触到茉茉的话，很有可能会侵占自己的身体。一想到这种事情就觉得不舒服。

「话说回来，残体是什么意思啊残体……」

「啊，那种程度的你都让她逃了吗？『阳炎』的教育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雾气的另一边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茉茉甚至不用确认都知道是谁来了。

「啊—……」

茉茉挠了挠脸颊，也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好意思。

她明白自己让比她弱的修女逃掉了。如果艾尔卡米斥责自己大意，茉茉也没什么好反驳的。

「这样的还真少见啊。灵魂寄宿在原色概念制成的义肢，使用原罪概念制成肉体。但还没能完全成长……如果让她成长起来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大麻烦。放过她真是失策了」

「哈。实在对不起。话说，残体是什么东西？」

「打倒魔导兵的时候，好好确认里面三原色辉石的核心的数量。不把全部核心击碎，它就还会继续动」

「啊啊—……好像还真是」

一切正如艾尔卡米所说，拥有多个核心的魔导兵也不少见。归根结底，刚刚与茉茉战斗的撒赫菈本质上已经不是存活的某个人，而是一个特别的魔导兵。

「嘛，算了」

本以为还要被啰嗦一顿，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原谅。茉茉心里窃喜，换了个话题道：

「像刚刚那个家伙用的是不死之术的一种吧？使用魔导兵的禁忌的一种，对吧」

「虽说你是辅佐，但你身为处刑人是应该知道的吧。使用别的某种东西替换掉已经老化的肉体的想法，是极常见的一种禁忌。有很多研究者痴迷于通过某种仪式替换肉体，但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不死的本质」

人的精神和灵魂通过魔导现象联系在一起。虽说肉体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但一般来说也只被认为是维持灵魂的容器。

更加重要的是灵魂与精神。

往深处说，肉体只是维持这两种物质存在的终端而已。

「那个人的本体并非她的身体，而是看起来是人造物的义肢。下次遇到的话，要把那个义肢破坏掉」

「好的」

难怪对方人头落地依然能连续发动魔导。明白了这点的茉茉点了点头。

「话说，我的怀疑洗清了吗？」

「洗清了一半。以你的程度，不管做什么都无法洗清剩下一半的嫌疑。现在已经可以了」

「……那比什么都好」

「你明白就好」

茉茉本想着再说点什么，一回头，便惊得目瞪口呆。

眼前大得见不到边的魔物，被一把光剑一刀两断了。

茉茉一直站着。这个史前魔物仅仅是巨大，就给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虽然已经变成了尸体，但是它那规模之大，会使目击者觉得这很不真实。

光辉之剑将着可以随意毁灭城市的魔物一刀两半，简直是再现了神话中的场景。

看到愣住的茉茉，艾尔卡米解除了魔导。化作成长剑模样的导力残光，如雪一般从空中飘落。

「你愣着干啥。回去了。还有入侵圣地的魔物要处理」

「……好的」

这就是大主教。

茉茉明白了当时与奥薇尔战斗的己方一行人到底有多么幸运。

教典魔导的神髓，有时甚至能够轻易凌驾于寻常的禁忌。

见识过这位当事人创造出神话般的场景，再听她说的话就让人起不了什么叛逆心，因此茉茉比较老实地回应了。

「我刚刚看了你的战斗，你好像完全没有精进过导力操作」

「……是的」

茉茉拥有与生俱来的庞大导力量，已经多次听过这种建议她更加精进导力操作技术的忠告。

虽然艾尔卡米摆着一副常有的说教面孔，但接下来她却说出了让茉茉感到意外的话。

「你这样就够了」

大主教容忍了，而且不知为何投来了钦羡的目光。

「既然已经拥有这么庞大的导力，这样就足够了。过于强大的力量对人类来说并不必要，就像人灾那样。身为人类，能够获得的【力量】终究是有限度的」

茉茉不懂她想说什么。毕竟艾尔卡米怎么可能会赞成像茉茉这种一言不合就肉搏解决的人呢。

「要是超脱人类的话，一切都会离你远去」

这与其说是给茉茉的忠告，更像是艾尔卡米心中一直以来的独白。

茉茉把一些话当作耳边风，打算跟着艾尔卡米走。她看自己的身上，又看了看平安留下的修道院，说道：

「那个，我想稍微去洗个澡可以吗？」

回到大圣堂的话，可能会和梅诺擦肩而过。茉茉不想让梅诺看到全身乱糟糟的自己。

「……随你的便吧」

「那我就去了」

留下已经做好打算的茉茉，艾尔卡米先行返回大圣堂。

虽然魔物入侵了圣地，但是并未引发圣地神官的混乱。

第一身份接受过可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训练。正因为闯过一道道严酷试炼，她们才能够自称为第一身份。像芙兹雅德那样的胆小鬼只是极个别的例外。

虽说进入圣地的魔物是由『万魔殿』尽心制作出来的，但生成的时候所拥有的活祭品并不足够。而从原罪概念的性质来看，魔物杀害的人越多而逐渐变强。刚生成的魔物由于身上没有累积足够原罪，因此都十分弱小。

要说谁比这种程度的魔物弱，大概就是还在接受训练课程的年幼的修女。

但是，除第一身份之外的人并不是这样。

正因为这些魔物的数量十分惊人，但还是有一些在圣地的巡礼者遇难。虽然他们信仰虔诚，但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接受过战斗训练的普通人。对于他们这些没有对抗魔物方法的人来说，甚至一只魔物都无法处理。

「哈—……呼、呃……！」

现在有一位少女正被魔物追赶，她从小巷奔向大路。尚且年少的她已经奔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仍在拼尽全力逃离身后死亡的威胁。

还有一步，能够到达神官们所在的大路上的时候。

「啊！」

她脚步踉跄，摔倒在地。

身后的魔物就已经迎头追上了少女，甚至毫不介怀少女发出的怜人悲鸣。

但是并没有发生鲜血四散的悲剧。

附近的神官敏锐地注意到了少女发出的微弱的悲鸣声，前来帮助少女，并且消灭了一路追赶少女的魔物。

「没事吧？」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出手帮助少女的神官关怀地问道，走进了这条没有人烟的小巷里，靠近了跌倒在地上的少女。

方才被魔物追逐的少女身上穿着少见的和服。她一头与神官服颜色相似的深蓝色的头发扎成了三股辫，也许是教养良好的缘故，明明无力瘫坐在地上的她，依然恭敬地低下头，对神官行了一礼。

「十、十分感谢您。救了小女子一命」

「身为神官这只是分内之事，请不要太过在意」

她很明显不是第一身份，而是前来圣地巡礼被卷入其中。

「我们会尽快驱逐外面的魔物，请你到里面避难。在神官比较多的地方暂时比较安全。现在千万不要进入这种小巷」

「好的，我知道了。再次感谢您的出手相救。只是，那个……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腰使不上劲了」

「啊啊，是这样啊」

刚刚拯救了少女的神官向无法站起的少女伸出善意的援手。

「能与您这样热心的人相遇，真的太好了」

少女伸出的手越过神官的手，轻轻地捧住神官的脸颊。

神官心想：她一定很不安吧。为了使她能安心些把手放到少女的肩膀，只是她完全没注意到自己脚边，少女的影子正在不自然地伸向身后。

「来，把手给我。我们赶紧去避难吧」

神官温柔地鼓励少女，背后无声地浮起一块黑影。她还没有意识到在她的死角，有一张虚无的大嘴把她视作目标，而她还打算向眼前的少女投去充满关心和善意的鼓励——

「真是感谢您的好意」

「——诶」

神官全身被吞噬。

玛农的手中捧着神官仅剩的头颅，大概是不知道怎么死的，所以脸上一副惊愕的表情。玛农将她的头恭敬地放在脚边，头颅陷入了她的影子之中。

「呵呵，多谢款待」

她利索地站了起来，根本看不出腰使不上劲，回头看向外面。正是因为圣地没有围墙，所以从可以清楚地了解外面的情况。

特别是矗立在眼前，被切为两段的巨大的魔物尸体。

迎击这个魔物的神官，恐怕是极强的魔导使用者。想到这，玛农都不禁颤抖。

「果然对我来说是完全无法战胜的人啊。那些神官真是强大啊」

玛农自知其上的罪业越来越强，但与创造出那副场面的人相比，难以望其项背。

即使加上万魔殿召唤的魔物，那个魔导使用者也可以轻松解决。

即便不是她，每一个圣地里面的神官都要比玛农强大，包括刚刚玛农吞噬的那一位。玛农并没有特别的强大，正面战斗能赢的对手屈指可数。

玛农因为神官们的强大而颤抖，但并不是因为恐惧。

她们全身上下都只有强大。

高尚的她们没有丝毫的卑鄙。

「这就是我为什么与她们势不两立」

原本玛农不可能进入圣地。如今维持她的生命的组成，本质上是魔物。她会被圣地的结界当做魔物而拒绝。

玛农很清楚。

圣地本来是为了击退四大人灾而建造的地方。因此圣地会拒绝魔物乃至四大人灾的『万魔殿』的进入也是理所当然。

因此玛农还是在企图让自己进入圣地。

在圣地外战斗的万魔殿从大陆南方的尽头『雾魔殿』处召唤了太古的魔物。将小拇指的她作为标记，连接与南方的本体相连，在圣地形成雾之结界的效果范围。

为了封印位于南方大陆尽头的万魔殿，结界内不论哪里都会涌起雾。这个强力魔导优先拘束对象是身为人灾的她，但结界并不会拒绝魔物。

这个结界是令魔物无法外出，关在内部。

换言之，这个用来关住魔物的白雾，是以允许内部存在魔物为前提而构造的。如果将雾之结界引来圣地，使圣地充斥白雾的话，那么圣地就可以让魔物进入了。

为了让自己可以进入本不能进入的圣地，玛农做了一件夸张的事——利用魔物进攻圣地。之所以做这种毫无胜算的事，并非是要给第一身份沉痛的打击。这只是玛农为了让自己可以进入圣地的铺垫而已。

「那么那么，『盟主』和梅诺扔下我一个人不辞而别，也开始想我了吧」

身负罪恶的和服少女，迈向大圣堂。

圣地并不大。玛农很快就找到了目标建筑。

梅诺和『盟主』一定就在作为圣地的标志物矗立的大圣堂吧。

「好了，这就去吓梅诺一跳，和『盟主』好好抱怨几句」

玛农绕了一圈，想着该怎么才能进去，在路上看到有一个正在睡觉的女性。

那时一位戴着眼镜的神官。梅诺看到她，就走了过去。

「喂，你醒醒」

玛农摇了摇神官，她一下清醒过来。她本应是初次见玛农，但却不出玛农所料，这位神官认识玛农。

「哎呀，是列车来的客人呢。是玛农小姐没错吧。我怎么又在外面呢？是我让玛农大人在外头的吗？」

「因为这外面的骚动稍微引起了一些兴趣。于是我问你要不要一起出来看看。结果一出来你就被魔物袭击，幸好你没大碍」

「嗯嗯？有，有这样的事吗……」

芙兹雅德被玛农满口胡言彻底弄糊涂了。梅诺把她敲晕之后，带她到了大圣堂外，所以前后之间混乱的记忆巧妙地衔接上了。

「啊？艾尔卡米大主教是其他人变的……什么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好像做了个奇怪的梦……嗯。应该就是梦吧。请玛农小姐稍等。我们现在从外面开门」

「好的，我等你」

芙兹雅德没注意到自己没回话，开启了『龙门』的转移阵。仅仅是一墙之隔的极短的【转移】。

「请您穿过去」

「谢谢」

玛农穿过启动的光门。

玛农在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情况下，伴随着浓雾的包裹，进入到了大圣堂。

梅诺和导师的战斗，从纹章魔导的对攻开始。

在值班室有限的活动空间，作为熟练的战斗人员，本应在使用纹章魔导之前，就拿出小刀，然而梅诺与导师却在这数秒互相发动了纹章魔导。

两个人都是优秀的魔导使用者。在魔导的构筑速度势均力敌。

二人的纹章魔导冲击的余波尚未平息，梅诺就抢先发动攻击。

梅诺从腿上拔出短剑刺向对方。从发动纹章魔导变为刺突动作的过程行云流水。

导师毫不犹豫地以教典为盾。

教典封皮经过金属加强，十分厚重，足以抵挡短剑的攻击。金属与金属相互摩擦，发出让人不快的声音。

但这种难受的声音丝毫没有影响到两个人的动作，导师用左手持教典格挡梅诺的刺击，反手握着右边的短剑刺向梅诺的侧腹。

为了防止被刺，梅诺抬起脚抵挡。

皮革制长筒靴包裹到了梅诺的小腿。虽不是魔导具，但也是由优秀工匠制造的良品。它也具有当作防具使用的强度。梅诺的这双靴子如果不用劈的话是无法割开的，梅诺用它错开刀刃划过的位置，躲开攻击。

梅诺用靴子弹开导师的刀刃，重心前倾。她把腿抬至最高点，狠狠地落到地上。

其气势像是要踩碎对方的脚，对方只好向后退来躲过攻击。

咚，地板震动起来。梅诺把前迈出的一步变为震脚，挥动刀尖追击导师。面对梅诺盯准自己身体的攻击，导师这次倒是向后退了一大截。

连续的攻击都被躲开了。梅诺明白单纯从正面攻击不可能解决对方。

现在导师向后退开，正是梅诺想要的机会。

『导力：接续——教典·二章五节——』

梅诺将意识集中到左手抱着的教典中。

向前逼近的同时构筑教典魔导。作为高等魔导具的教典绽放出导力的光芒。

『发动【啊，你们应当知道，包围虔诚羊群的墙壁不会崩塌】』

展开的白色墙壁将房间一分为二，使导师在另一侧。

这是与构成圣地的墙壁相同性质的魔导，它就像原本就存在于房间一样。

当然，导师在墙壁的另一边。相比起攻击魔导，防御魔导的优点更多。至于使用教典魔导构筑的防御强，更是难以击破。而且导师并没有像雅修娜或者茉茉那样的导力量，所以应该和梅诺一样不喜欢靠蛮力。

墙壁只能维持十秒左右。

梅诺为了趁这段时间准备发动多重的教典魔导，开始集中精神，突然用肌肤感受到空气的流动。

导师的短剑已经靠近鼻尖。

「！？」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惊愕得心脏快要停了下来。还没来得及思考，为了躲避性命攸关的危机，身体擅自就向后一仰。还在向前运动的剑尖从梅诺的额头上掠过。

梅诺无意识地跟上了银色的刀锋、刀柄、使用者，捕捉到了它的主人的身影。

梅诺与刺出短剑的导师对上了视线。

「……运气真好呢」

对这偶然之间躲开了必杀的一击，对方话语中不带丝毫的感慨，说罢，便将拿着短剑的手腕反了过来。

对方这次的攻击是喉咙。梅诺虽然奇怪为什么应该在墙壁另一边的导师出现在了这边，但她先将这个疑问抛在了一边，转而是扭动身体。梅诺的姿势很极限，扭曲得不成样子，不过这个在身体的允许范围之内。她立刻解除了用于隔断两人的墙壁的魔导。这次换成梅诺退到了墙边，成功拉开距离。

导师抢先占住了房间的门口。她单手握着短剑，不给梅诺任何门口离开的机会。

现在的氛围就像冰块落进胃里。

先前的第一击，要是自己慢了一拍，恐怕短剑就会从眼中刺入，贯穿脑髓。梅诺的身体变得沉重——她从原本希望自己的攻击可以很好地解决对手，到因连续两次直面死亡而感到了恐怖。这种落差使梅诺的精神大受打击。

梅环顾在值班室内。

自己确实建立了墙壁将导师与自己隔开，但她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导师可以攻击自己。

梅诺并不认为导师可以击穿魔导构筑的坚韧墙壁。导力迷彩也解释不通。刚刚与自己战斗的导师也是实体。应该没有空档使用导力迷彩代替自己。

接着，梅诺在房间之中在发现了一丝异样。

「……那个是」

在先前被梅诺分开的那边，只剩下导师的教典。

看到教典，梅诺明白导师是怎么使用替换的诡计，低地说道：

「【导枝】……！」

「没错」

前来迎接梅诺的，一开始就是拟态成灯里的【导枝】。

刻印在导师的短剑中的纹章魔导有两个，【导枝】是其中的一个。导师操作导力的枝干，用导力迷彩依附自己的样子。虽然只是加了一个步骤，但这个魔导可以制造出一个具有实体的假人，而不像梅诺只能创造出虚像。

因为眼前的「导师」是从灯里的样子变来的，导师利用了梅诺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下了圈套，让梅诺以为眼前的就是真的导师。

可怕的是，通过导枝模拟出声带的构造，甚至可以说话。刚才和梅诺交锋来看，其精度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分身。

那么，如今站占据了出入口的那个导师，是本体吗？

梅诺的答案是『不知道』。

「……」

她静静地吐出一口气。

急躁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她找到了导师的一张手牌——这样想就可以了。

『导力：接续——短剑·纹章——发动【疾风·导丝】』

屋内刮起了大风。从梅诺短剑中延伸出的导力丝不规则地在屋内飞舞。

没有不自然的地方。

既然其它地方没有实体，说明门口的导师就是本人无误。梅诺在纹章发动后，立即用短剑突刺。

导师用短剑挡下瞄准颈动脉的一击。

两人一改之前的战斗风格，变为不使用魔导的短剑互搏。她们没有大开大合的动作。在近距离中，两人实力不分伯仲，针锋相对。用短剑拨开对方的攻击，刀刃与刀刃碰撞出火花。

梅诺心想：好强。之前也让梅诺感到了寒颤。她不敢大意。

但是梅诺感觉有强烈的异样。

她认为自己能注意到。

如今与自己战斗的对手，与自己不相上下。梅诺心中的违和感始终挥之不去，心想：明明她是那个导师，只有这种程度吗？

她应该还有更多隐藏的手段，更加恶毒的圈套，更具有压倒性的强大魔导吧。梅诺一身能力的基础就是这位导师传授的。导师的战斗技巧有梅诺预料不到的计策也不奇怪。

即便如此，眼前之人的强大——梅诺仅仅只是知道她很强。

『阳炎』。

活着的传说。人形的处刑执行者。

本应与这位自己人生中最棘手的敌人战斗的梅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梅诺。你来这里想要做什么」

「……将灯里，杀死」

梅诺回答了在战斗中被问到的问题。她有回答问题的余裕。

「把时任灯里杀死？无聊。你这个回答真是一点都不符合我的期待。本以为你都下定决心要背叛第一身份了，为什么要止步于那里。为什么不寻求死别以外的方法？将灯里杀死，就仅此而已吗？你也要止步于此？和我一样」

「那你倒是说说该怎么办啊！」

上次梅诺在战斗途中吼叫是什么时候呢。她无法按捺自己的情绪，伴随这杀意，大声喊出了这句话。而事实是，在战斗的过程中梅诺仍有余裕喊出那句话，但梅诺心中不知为何变得烦躁。

去帮吗。帮灯里。由梅诺来。

处刑人生来只为杀死他人。为什么与自己选择了同一条路的导师会责怪现在的自己？

自己曾经杀过人，因此没有拯救他人的资格。

自己杀死了很多像灯里一样的人。灯里与他们的区别只是能否被杀死而已。

碰巧灯里无法被杀死。

所以才会有这三个月的旅程。如果灯里持有的纯粹概念无法避免死亡，两人之间的关系早就在葛里萨利嘉王国结束了。梅诺本应不会对自己的生存之道产生任何疑问。

「帮助其他人的资格——难道我就没有吗！」

「不需要什么资格」

导师否定了梅诺的话。

「和我完全一样会变成什么——我想我已经清楚让你知道我的人生一事无成」

听到这根本不像导师会说出的话，梅诺倒吸一口凉气。

「您在说什么……？」

因为杀了人，所以继续杀人。在这个地方止步的话，和导师『阳炎』一样。

在这条不断杀人的道路上什么也没有。

只见身后和身前的红色脚印。

梅诺只知道这样的生存之道。与导师走在同样的道路，但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的导师准确地指出了梅诺的本质。

「如果你没能成为清廉正直的神官，没能成为无情杀人的恶人。你想要成为什么人？」

「那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才杀人啊！？」

「是啊，没有办法。被召唤的异世界人会变成人灾。世界为了从星球剥夺概念，促使人灾化。确实拿这个世界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我帮助灯里这件事毫无道理」

「你傻啊。因为你从理性的角度思考，所以会这么认为。你先正视一下自己的感情吧，梅诺」

导师突然从眼前消失了。是导力迷彩。即使一直知道这种可能性，但眼前出现导力迷彩时，还是难以分辨真假。

「帮助朋友足以毁灭世界」

梅诺正视导师的这句话，似乎有什么破灭了。

偏偏是这位比任何人都更像处刑人的导师『阳炎』，让梅诺帮助灯里。听见这样的话，梅诺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思考陷入了停滞。

因此梅诺不依赖听觉，有意识地屏蔽听觉。

梅诺不假思索地用嗅觉找到了从眼前消失的导师。

梅诺闻到了烟味。

刚刚来到这里时，之所以梅诺能够看穿伪装成灯里的样子的导力迷彩，就是因为导师身上散发着让人怀念的烟草味。

梅诺知道导师几乎不怎么抽烟。

人是闻不到自己的体味的。梅诺依靠着自己的嗅觉，用短剑击向背后出现的气息。只为牵制的一击，却意外地将导师手持的短剑挑飞了。

随着金属碰撞的声音，导师的短剑飞到了空中。

梅诺看到了胜机。

梅诺一个劲地刺向对方。

导师赤手空拳。因短剑被弹开的冲击，身体失去了平衡。导师没有任何抵抗的样子。完全没有。只要这样刺向她，梅诺的短剑就会刺入导师的脖子，给予她造成致命伤。梅诺的脑中清晰地闪过了未来的画面。梅诺似乎已经看到自己的短剑贯穿导师的颈动脉，导师的鲜血从脖子喷溅而出。

能杀死。

梅诺可以将导师杀死。

将这个人、咧嘴大笑的人、抚养自己到大的人、与自己一同前行的人、把手放在自己头上粗暴地抚摸的人、自己曾想要成为的人——

杀，死？

「——啊？」

在叹息的同时，也从口中叹出了梅诺心中的疑问。

随即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

梅诺将本该夺走导师生命的刀尖，强行错开了位置。

本该贯穿颈动脉的短剑，划过空中。看着自己伸出的胳膊和短剑的刃尖。梅诺保持着挥刀之后的残心（译注：残心指剑道的进攻打击动作完了后，不可放松姿势及斗志，应有随时回应对方反击的心理准备及架势、气力。），世界如同伴随着梅诺的思考般停止了下来。

我、在做什么。

疑惑化作空白，占据了梅诺的内心。

完全不明白自己做出这种事情的理由。无法相信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导师的死状在脑海中浮现的瞬间，自己就在抗拒那样的画面。自己抗拒与厮杀的对手因自己而死。她没有进行判断，也没有下定决心。

身体擅自地动了起来。

自己避免了杀人。

明明自己已经杀死过无数『好人』。

明明在三个月的旅途中，自己时时刻刻都想着将已成为朋友的灯里杀死。

头脑中一片空白。梅诺的脑海已经完全停止思考。

「咕哈」

即便在梅诺停止了下来，世界也不会因此停止。导师咧嘴大笑。

被梅诺挑飞的短剑，也滚落到了导师手边。导师顺势单手拿起短剑，向短剑注入的导力。

由于刚才刺空的原因，梅诺全身都是破绽。除了茫然地看着导师发动魔导，什么都做不了。

「真是感谢你的不杀之恩」

『导力：接续——短剑·纹章——发动【导枝：寄生鹫之种】』

发出小小的砰的一声。

导师的短剑发出了像导力枪开枪的声音。

肩上传来疼痛。在还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之前，梅诺已经能够感觉到导力的果实在肩头一点点地发芽。它为了吸收梅诺的血肉和导力而扎根生长。

「！」

梅诺终于恢复了思考。饱经训练的身体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先行动了起来，无暇处理内心的想法。

梅诺咬紧牙根。不是因为悔恨，现在根本没有后悔的闲暇。而是为了忍住肩膀传来的疼痛，咬紧牙关。



那个东西还在肩头不断生根发芽。梅诺立即做出决断，将短剑刺入肩头。强忍血肉撕裂的剧痛，用手指将魔导核心用手捻出。

那根本不是圈套。刚刚刺中的话就赢了。就能杀死她了。

梅诺大口喘息，艰难地抬起头盯着导师。

自己对杀人这件事感到踌躇。大概是因为导师的对话勾起了自己的感情。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既然梅诺没杀死导师，导师的生命就会延续。

梅诺感到犯恶心。这种头痛是对自己在抗拒杀人这件事引发自我嫌恶，在敲打着脑内，相比起杀人的时还要严重。梅诺精神上承受的负担之大，甚至让她感觉肩膀的疼痛不算什么。

「所以呢，你是什么？」

是您所培养的处刑人。

梅诺无法做出这样的回答。

正因自己没有帮助她人的资格。所以自己才会来杀死灯里。

说了那样的话，现在自己却对杀人这样的事情感到踌躇。

并不是力量的差距，而是自己的内心在拒绝杀死导师。

这是决定性的错误。

身为处刑人，在杀戮中一路成长的梅诺心中有什么东西幻灭了。她如今已经没有任何抵抗的力气了。

明明可以杀死，却没能杀死。没能杀死本应杀死的对手。

改变自己的做法需要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

使梅诺的内心幻灭的导师，看到梅诺失去力气的样子，无聊地眯起了眼。即使如此导师和梅诺不一样，她不会停下杀人的举动，于是举起了短剑。

梅诺没有躲开。她没有躲开的力气。

要死了。

脑海中停止思考，一种不真实感支配着梅诺，她正在等待死亡降临。

「虽然搞不清楚状况……」

突然闯入了一句不合时宜的文静询问。

不止是梅诺，导师也循声看向了说话的人。

不知为什么，在值班室的门缝中可以看见玛农的样子。与梅诺对上眼的她，开心地挥了挥手。

玛农一如既往地身穿和服，手中握着一把铁扇。这把铁扇那时在利贝尔战斗时她就曾使用过，是玛农护身的武器。铁扇上只刻了一个纹章。

『导力：接续——铁扇·纹章——』

她构造纹章魔导的速度比起梅诺和导师要缓慢。对于她们来说，哪怕在先让玛农发动，也来得及赶上玛农的魔导构筑。但因为眼前还有着战斗的对手，两个人都无法阻止玛农的攻击。

玛农脸上浮现沉稳的笑容，随后向着二人战斗的室内挥动散发着导力光芒的铁扇。

『发动【风刃】』

玛农挥动铁扇，挥起轻飘飘的风后。

刮起了可以毁坏一切的旋风之刃。

屋内平静了下来。

接下玛农一击的导师，看着房间内邹了眉头。

在这个狭小的房间内，无法躲避纹章魔导【风刃】制造出的攻击。复数的风刃形成漩涡形状的攻击。如果说拥有茉茉那样的魔导量的话，或许可以用导力强化抗住。但对导力量普普通通的人来说，恐怕只会被大卸八块。即使是导师，也只能停下攻击，使用【障壁】的纹章发动魔导进行防御。

梅诺也是一样。梅诺用神官服的【障壁】抵挡玛农的【风刃】。

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梅诺并不像导师一样俯下身子展开障壁的导师，而是特意站着承受了风刃的攻击，让风把自己吹飞。

「没想到活得这么丑陋」

梅诺利用玛农所产生的冲击逃掉了。

本以为自己的内心已然破灭，但似乎还有着求生的力气。平时大圣堂的出入口都是关闭的，但玛农似乎是凑巧在开启大圣堂的入口之后进来的。

看到地上留下的点点血迹就能知道梅诺逃跑了。大概是梅诺逃跑之后并无余力掩盖血迹。

由于没能刺死梅诺，因此导师扭头看向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是玛农·利贝尔啊。就凭你那身体，还敢潜入圣地啊」

「潜入？您又在让人听不懂的事情呢」

面对导师的诘问，玛农镇静自若。她从袖口里拿出的铁扇，遮在嘴边，语气和平时一样平静道：

「那你打算怎么惩罚我？我可是一开始就和『盟主』大人一起，用正当的手段进入大圣堂」

「嗬？」

导师看向玛农的旁边。卡嘉尔玛大概是察觉到玛农回到大圣堂，所以下楼迎接。他也来到了这里。

一看就能明白，梅诺入侵大圣堂这事也有他的一份助力。身为『阳炎』的仇敌的他昂首挺胸，虚无地笑道：

「一切都如她所说！」

能立即回应对方讲的话，主要还是玛农一边和蔼地笑着一边掐着卡嘉尔玛的后背，否则卡嘉尔玛可能已经在装模作样了。

反正是怎么杀也杀不死的男人，于是导师无视了卡嘉尔玛说：

「退一万步说，你不觉得这次魔物骚动你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么」

「嗯，并不觉得。流浪的魔物也拥有攻击圣地的气概，我由衷钦佩它们的果敢」

「外面好像来了『万魔殿』的小拇指哦？那小家伙可中意你了。因为她和南方的『雾魔殿』连接，让雾之结界侵入到圣地内部。多亏了她，现在圣地失去了结界的效果」

「哎呀！那孩子真是个傻丫头」

魔物袭击其实就是玛农利用结界相互抵消的效果让自己可以进入圣地。目前来看，这和玛农想要达成的目的差不多，她对自己真正目的只字不提，只在脸上挂起典雅的笑容。

「但是这次的骚动应该是有其他人操纵才对吧？肯定是那孩子在外面遇到了哪个想和她一起玩的某个人。她这次没找我一起玩。真是难过」

这就是特意让撒赫菈混入魔物群的原因。玛农故作有其他主谋，利用了撒赫菈。她用袖子捂住眼睛，故作抽泣哀叹。

导师用怀疑的眼神看着玛农。

「总的来说，你和魔物没什么关系咯」

「是的」

「那刚刚跑过来打扰我的事呢？」

停下装哭的玛农放下袖子，笑道：

「看到弑母仇人就在眼前，一怒之下就做了这件事」

她直言不讳地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圣地的周围笼罩着浓雾，这些浓雾都是万魔殿的召唤魔导所引发的。

「……」

在田地里的魔物的尸体背后，撒赫菈鬼鬼祟祟地探出了脑袋。

刚才混入浓雾的她，悄悄地回到了刚才和茉茉战斗的现场。

毕竟魔导重塑肉体的时候还是全裸的，因此衣服是如今的必需品。确认那恐怖的魔导行使者艾尔卡米和讨厌的茉茉都已经离开之后，撒赫菈虽然感谢着让自己隐藏身形的浓雾，但她回到了自己的尸体边，嘎吱嘎吱地开始扒下尸体上的衣服，这种作业很折磨人的精神。

「我已经不想陪她玩了……。就这样从万魔殿身边逃走吧」

自己绝不是因为茉茉而逃跑。自己要逃离的是『万魔殿』，要从那个小个子的恐怖怪物身边逃离。虽然还没决定好逃跑之后要干什么，但是已经狠狠吃了苦头的撒赫菈下定决心要实行这次没有一点计划的逃亡。

正当撒赫菈说服自己的内心，重新换好修道服的时。

她感觉到前方有一股气息。

撒赫菈警戒地一看。从脚步声的重量感判断，那并不是魔物。从雾气中透过的轮廓可以看出来是一个人。从圣地的方向走来，说不定是派来追击的神官

撒赫菈为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战斗摆好架势，她透过雾气感觉到了对方的异样。

之间那人脚步踉跄，左手扶着右肩，怎么看都是受伤了。与其说是来追击，不如说是一个被打败的人。

虽然撒赫菈本打算如果是弱小的神官的话，就抓个机会潜入雾中逃走，但她的目光逐渐被雾中走出来的人吸引住了。

那人虽然不高，但也许是因为她头身及手脚的比例出众，她站着就有一种特别的存在感。轻飘飘的神官服从大腿处裁开分叉，但却并不算过分花哨，兼具了美观和实用性。

最重要的是，她特别好看。

她有着白净的肌肤，长长的睫毛下是一双清澈的眼眸。粟色的头发用黑色缎带扎起，既浓密亦有光泽。

仿佛是撒赫菈脑海中想要成为的完美形象走到了现实中一样。看了过了几秒，撒赫菈回过神来。

撒赫菈认识这个人。

「梅，诺……？」

本以为是什么不得了的美人，原来是梅诺了。梅诺没想到会有人叫自己，抬起头来说道：

「……撒赫菈？」

不知是雾气的影响，还是受伤太重，先前梅诺也没注意到撒赫菈。

梅诺和撒赫菈面面相觑。

梅诺刚才只顾着逃跑，心境有如五里雾中。

由于自己从肩头取出魔导核心，现在依旧疼痛。至今为止输了无数场战斗，也经历过无数次的战略性撤退。

但是，像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的心境逃走，还是第一次。自己内心的情感像这样四分五裂、交织碰撞，也许是人生中的第一次。

在梅诺的记忆中，自己从未哭过。无论是被导师带到各地，或是在修道院经历严酷训练，或是失去重要之物，从未留下泪水。或许自己在孩童时曾哭闹过吧。但，在梅诺的记忆中，她从未因悲伤而哭泣。

那是因为自己过去没有『想要守护某物』的想法。

自己曾经以为和灯里的友谊是想要守护的东西。本以为自己亲手结束灯里的生命，一定会因此落泪。

然而并不是这样。

在见到灯里之前就有了。

正是与导师『阳炎』的回忆，最大限度弱化了梅诺的杀意。

「……呵、哈哈哈！」

梅诺放声大笑。自己这狼狈的模样真是太奇怪了。

本已做好了觉悟，绝不回头。本来打算牺牲自己的性命——直至自己竭尽全力，粉身碎骨，像纸一样被蹂躏至死之前，战斗至死。

然而，自己没能杀死她。

梅诺和导师的战斗，甚至谈不上什么胜败。就那样输掉被她杀死，那也不会像现在这般后悔。

——真是感谢你的不杀之恩。

这句使梅诺的内心幻灭的话，一直萦绕于她的脑海中。

自己确实在本应下手的场合，放弃了这个机会。如果赢了的话，就可以顺利达成自己的目标了。打开前往盐之大地的，作为难敌的大主教在圣地外。接下来带上被关在北塔的灯里，一切就能画上句号。

自己却亲手断送了这样的未来。

虽说是这样，但。

梅诺绝不后悔自己没能杀死导师。

当然，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自己应该杀死她。自己能立即回答出应该怎么做。梅诺心中有一个明确的回答。脑海中立刻能演算出符合目的的正确答案。那是一个绝没有错误的完全理智的正解。

但是，梅诺问自己的内心，是否能按照理性行动时，却得不出一个答案。

如果现在可以用灯里的纯粹概念【时】回到能够刺杀导师的那个瞬间，如果得到一个现在困扰着自己的那样的失态全部抹去的机会——即使这样，梅诺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用短剑不偏不倚地刺死她。

会有这样的事情么？

尽管明白那是为了目的而采取的正确行动，但自己没有选择这样的正解。

一直都在杀人的自己、杀害虽然是禁忌但没有犯下任何罪恶的异世界人的自己，决定要结束灯里的生命的自己——偏偏没能杀死导师『阳炎』。

现实与想象截然相反。

梅诺没能杀死导师『阳炎』。

这就是事实。

正当她打算嘲笑自己的滑稽时，感到一阵作呕。

「唔呃」

她压到喉咙，反复地干呕。没有任何呕吐物。明明胃在翻腾，但也无法吐出任何东西。因为本来想要转移到盐之大地潜伏起来等待导师，所以胃里空空如也。

然而对现在的梅诺来说，更是觉得什么自己空虚到什么都吐不出来。

自己的腹中，有一个鲜红的虚无。自己所留下的，赤红的脚印。这些脚印一起蒸发，化作虚无，正要吞噬梅诺。这是一种无法战斗、无法杀死，甚至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虚无。浅陋得让人觉得可怕的空虚，正是梅诺的人生。

一个无法杀人的处刑人，还有什么意义？

梅诺将短剑偏离的那个瞬间，就已经否定了自己的生存之道。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背叛了自己。

这也是最坏的情况了。她没有向前迈出一步，无视过去走过的赤红足迹，只是放下杀人尖刀。因为和导师的对话，梅诺被煽动了情绪，变得不再能够杀人。

她想死。

不对。如果想寻死，她那时明明站着就好了。

为什么，自己要逃跑呢？

自己的一切难以置信地进退维谷，就在这时——

「梅，诺……？」

听到了一个声音。

她抬起头。看见了雾中的撒赫菈。

「……撒赫菈？」

啊啊，到此为止了。

比起放弃，心里更是激动。这偶然的相遇看见了必然的救赎。

输给导师，仅以身免的途中被撒赫菈杀死——梅诺坦然接受了这出人意料的临终之路。

眼前这个状况，对撒赫菈来说是绝佳的机会。

现在不管是谁都可以杀死梅诺。

与她战斗，取得胜利易如反掌。撒赫菈能确信现在的梅诺很弱。弱得奄奄一息。

但撒赫菈投来的不是攻击的子弹，而是质疑的话语。

「……你在做什么？」

看见梅诺明显是输给别人了，撒赫菈声音颤抖。无意识地握紧了右手的义肢，发出了嘎吱的声音。

「输给了导师打。我真没面子呢」

梅诺笑着答道。

「并不是实力上输给了她。而是下不了杀手。我是为了杀死朋友来到这里的，明明是只能杀人的处刑人——偏偏还是对杀死身为敌人的导师犹豫了。输得像是个傻子似的」

撒赫菈从未见过梅诺失败的样子。

「你是来帮灯里酱的吗？」

「……嘛，广义上这样说，应该是吧」

「已经没时间了吧」

「好像是没了」

梅诺按压着肩头的伤口，回答中没有一丝悔恨。

「我输了哦」

输了。

那又怎样。

撒赫菈抓住梅诺的领口。梅诺完全没有抵抗。持续失血使她的体力所剩无几，战斗的最后也已经将导力用尽。就这样任由撒赫菈拽起。

撒赫菈勃然大怒，举起义肢，狠狠地给了梅诺一拳。

梅诺慢慢地捂住自己的脸。对方的动作甚至都给不了自己疼痛，而且依稀在哪里见过。

「……仅此而已吗？」

为什么是这种温和的攻击。现在的自己想要的并不是这种。梅诺像是想要表达这个意思。

在帮助灯里的路上输给了导师。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被导师顺理成章地打败，苟且败走。

只要撒赫菈在这里给自己最后一击，这一切就结束了。撒赫菈可以把这一切都画上句号。

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不知为何撒赫菈把梅诺扛在了肩上。

这样下去的话，以梅诺的伤势，或许真的会曝尸荒野。她靠在撒赫菈肩上，不明白为什么撒赫菈要帮自己。

「你在，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撒赫菈怒吼回应道。

撒赫菈完全没有必要帮助梅诺。不如说，撒赫菈本应借机在这里解决梅诺。

但是。

「我可没有那么好心，要是看见你快要死了赶紧给你个痛快，多便宜你」

现在占据了撒赫菈心里的感情，只有一个。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不喜欢！」

撒赫菈无意识地咒骂道。甚至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帮梅诺。撒赫菈就这样一边谩骂一边把梅诺背到附近的修道院。

全都是不顺心的事。撒赫菈的人生一直都充满了各种不顺心的事。

「我更不喜欢梅诺输给我以外的人……！」

「就算你这么说……我也一直没赢过啦」



梅诺只是在小的时候输给撒赫菈。而且梅诺与撒赫菈之外的人战斗时的败绩更是堆积如山。这些事情连撒赫菈都记得。

「闭嘴！」

她咬牙切齿地喊道。她不想到丧家犬的任何一句反驳。

「说到底，你太容易放弃了」

「我？」

如果放弃就好了的话，自己也不会在这里。就是因为没有放弃灯里才来到这里的，梅诺用眼神表达不服气，但撒赫菈完全不认可。

「不容易放弃的人可没有这么漂亮的眼睛」

「……什么意思？」

「反正，你觉得自己已经拼尽全力了，不可能再做得更好了，对吧」

「……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听见回答后，梅诺缄口不言。梅诺仿佛想说容易放弃是自己为数不多的优点了。

「梅诺你就是这样」

在雾中，穿过田地的撒赫菈来到了一座修道院的玄关。

「所以我最讨厌你了」

她明明长得那么好看，自己却不以为然。一直以来驱动梅诺行动的是使命感和义务感。

既不哭闹，也从不生气。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无论什么时候都那么镇静自若。

梅诺一直都是这么美丽动人。

这让人很火大。

甚至是受伤的现在——还显得更加美丽。

「所以我才觉得你长得漂亮的家伙让人火大」

「诶……？」

梅诺因为撒赫菈莫名其妙的话感到不知所措。

撒赫菈不关心这些。

想看自己讨厌的人不体面的样子，有什么不好。想哭的话，就该哭出来。想生气的话，就不要掩饰发泄出来。撒赫菈心底是这样想的。

「光是凭逻辑行动，连自己的感情都体会不到了」

正当平息了怒气的撒赫菈推开修道院的入口时。

「啊」

「诶？」

撒赫菈正背着梅诺，全身都是破绽。本以为这里空无一人，却在玄关遇到了刚刚在修道院洗完澡的茉茉。

这意外的遭遇让三个人都愣住了。

茉茉的视线从僵硬的撒赫菈身上，转移到负伤的梅诺身上。

茉茉的瞳孔中瞬间轰地燃起怒火。

「等等，有误——」

「——死吧！」

茉茉不顾三七二十一，一拳揍到了撒赫菈的脸上。

大圣堂中的骚动也早已传到了监禁灯里的房间里。

但是灯里早已没有心思关系外界的事情了。哪怕没有这扇从外面锁住的门，灯里也不会主动离开监禁自己的这个房间吧。

导师『阳炎』说的话，像刺一样扎在了灯里心头。

时间一直来回往返，却一点都没有变得更好。自己随着魔导的不断使用，记忆也不断外溢丢失。重复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得到的回报是，它确实在不断侵蚀着灯里。

自己正在变得不再是自己。

每次发动魔导都会遗忘过去的记忆。纯粹概念的持有者要战胜这份恐惧并不容易。灯里之所以能够战胜自己不是自己的恐惧，是因为她有坚定的希望和消极的达观。

灯里已经放弃了自己。

在来回往复的时间中，只要能帮到梅诺，自己怎样都没关系。灯里早已决定用自己的死换取梅诺的生。

自己是无所谓的。让梅诺把自己杀死就可以帮到她了。反正自己都要死，灯里自己的记忆有没有都无所谓。

所以，就算是遗失了记忆，灯里也无动于衷。

为了拯救梅诺，而被她杀死。假使这样能留在梅诺的心中，那么灯里哪怕失去一切也在所不惜。

但现在却不一样了。她再次地体会到了这种恐怖。在日本的记忆已千疮百孔。而事实是，如今自己连双亲的名字都想不起来，灯里只觉得可怖。

与梅诺初次见面的时候，被问及的那个问题：

——你是哪个学校，几年级几班的？

那时为了确认自己是否是异世界人的质问。如今的自己，还能不能回答出这个问题？

「我，就读于……」

身上穿着水手服，所以自己肯定是某个学校的学生。自己现在十六岁，所以肯定是高一，应该还没到高二。

但灯里的口中说不出具体的记忆。

灯里环抱着自己的肩膀，颤抖着。

自己，到底是谁？

朋友、父母、甚至是自己，都回忆不起来了。自己失去了记忆的连贯性，这种突然的现象体现在过去的记忆已经逐渐被遗忘了。

自己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在日本是怎样的人。自己是有的名字。叫时任·灯里。这一点应该是没错的。

「……真的吗？」

自己回忆不起来自己的人生，真的还是时任灯里吗？

「还……可以的」

灯里和自己说道。

现在灯里的记忆只剩下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事情。她重来了很多次。灯里还记得的这些和梅诺一同走过的旅程。她和梅诺的回忆，支撑着时任灯里的人格。

只有这些了。

她忘记日本的事情，也忘记自己是异世界人，在她最后将一切都忘记成为人灾之前，还有时间。

而同时，正是因为和梅诺的记忆已经是她的全部，她才不想再丢失任何的记忆了。

倘若连循环时间的原因都忘记了，那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梅诺说了她不能原谅有人愿意帮助她这种恶人。所以她应该会来到这里。

梅诺会杀死帮助了梅诺的自己。

灯里的心中，两种念头正激烈碰撞。

希望她来。

希望梅诺结束自己的生命。

不希望她来。

希望梅诺能活下去。

这两种想法在灯里心中挣扎。而灯里被导师『阳炎』监禁在这里，只有在被迫在这里等待，因此灯里的愿望并不能决定这些，她的来与否与只能交给梅诺来决定。

但灯里希望梅诺不要过来的哀求，已经被梅诺否定了。

因此梅诺一定会来。

对灯里来说她无计可施。她心想：要不重来吧。但是现在的情况并不允许她这样做。纯粹概念的魔导被施以限制。她不认为自己能找到机会，从监视自己的导师『阳炎』手里溜出去。

无论自己再怎么不是自己，灯里都会坚信梅诺。梅诺会来到这里将已经穷途末路的灯里杀死。

但——梅诺死去的话，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她第一次希望重来时，梅诺也死了。这根本什么都没改变。

梅诺死了，茉茉也死了，自己也被那个红黑头发的神官杀死。灯里因为拒绝接受这样的结局而反复回溯。

灯里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梅诺时的感情，当时认为这就是命运。

「来帮帮我吧……」

这祈求不为自己。

灯里继续寻找是否有梅诺的生存之道，以泪洗面。

由于魔物的入侵，修女们都去了避难。这座修道院本该空无一人，而现在这里的一间房内却有三位少女。

因为与导师战斗而负伤的梅诺、被茉茉一拳揍到失去意识的撒赫菈、以及三人中唯一活蹦乱跳的茉茉。

神官、神官辅佐、修女——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平衡。受伤的梅诺躺在床上。茉茉用着从修道院里找来的医疗箱勤快地帮梅诺处理伤口。

至于帮助梅诺来到这里的撒赫菈，她在修道院的入口处迎面撞上茉茉，吃了茉茉挥出的全力一击，现在还没有恢复意识。在她被击晕后，茉茉随意地将她拉到房间里，拖到地板上。茉茉本想给撒赫菈个痛快，但最后还是被梅诺阻止了。

「前辈—，茉茉觉得果然还是应该趁现在把她杀了。一看就知道她是混账禁忌，而且还是袭击圣地的主犯之一——！据说只要把那个导力义肢的本体彻底摧毁就可以杀了她，这可是个好机会！」

「好了好了，把她放那里就行了」

梅诺摸着想要对撒赫菈处以死刑的茉茉的头，让茉茉冷静下来。看着茉茉一如往常的言行，梅诺的心也总算恢复了平静。

确实，撒赫菈触犯了禁忌。按道理应该趁她失去意识把她处理掉，但看在撒赫菈帮助自己的份上，梅诺决定晚点再考虑这个事情。

梅诺心里清楚，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说她帮助自己所以不杀，这不过是场面话而已。直白点说，现在的梅诺不知道如今的自己还能不能杀人。

梅诺的心中泛起了层层涟漪：在她没能杀死导师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脸去杀其他人了。

梅诺感觉撒赫菈差不多也该醒了，望过去，正好撒赫菈就睁开了眼。

她一边慢慢地坐起上身，一边晃了晃头。

「怎么回事。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本打算前往修道院避难，不知道怎么突然就遇到了一只粉色大猩猩——」

「啊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更正一下。那不是做梦。现在与那头小型猩猩共处一室，比起噩梦还噩梦」

刚刚醒过来，撒赫菈和茉茉彼此瞪着对方，眼神里就想杀了对方。毕竟两个人在几个小时前还在厮杀。现在想让她们和和睦睦也是不太可能。

两个人互相瞪了一会之后，茉茉看向了梅诺。

「所以呢，前辈为什么和这种家伙在这种地方？」

茉茉提了一个合理的质问。

梅诺刚才进行了一番说明：

与卡嘉尔玛·达尔塔罗斯随行，潜入了大圣堂。正打算找到灯里被关押的地方时，败给了导师。在败走途中得到了撒赫菈帮助。

失败了。

而且还不仅仅是失败。自己不敢杀死导师。这简直像是变成了讨厌杀人的普通人一样。包括这件事在内，梅诺也没有隐瞒，坦诚相告。

「多亏了你，我现在都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好了」

现在的自己，说不定已经不是处刑人了。

梅诺没能遵守导师『阳炎』的教诲。

成为恶人的话，就可以毫无顾虑地交出灯里。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没有必要寻求其他。如果自己贯彻了处刑人的信条，那时就已经果断取走导师的性命。

梅诺的行动中所夹杂的杂音，是灯里给予的变化。

灯里的笑容改变了身为处刑人的梅诺。与灯里的交谈让梅诺的心变得柔和。由于梅诺从自己只为灯里一人这样天真烂漫的理由而和导师的战斗，现在的梅诺丢失了她的信仰，以至于无法再杀死任何一个人了。

「我无法完全舍弃身为处刑人的意义，然而我却违反了导师——那位比任何人都要像处刑人的人」

灯里为梅诺赌上了自己的一切。

为此，梅诺却始终犹豫不决。

自己的生命也没关系。梅诺也做好了牺牲的觉悟。但是她却没有打算不惜放弃自己处刑人的身份，也要帮助灯里。因为她没有放弃一直以来的生存之道，而是打算杀死灯里解决问题。

所以她没能杀死导师。

本应拥有的生存方式和现实中产生的问题，这种矛盾将梅诺的心团团围住。

「我说，茉茉」

「怎么啦？」

「我啊，不想让茉茉杀死好人」

「什么？」

茉茉没懂梅诺在说什么，歪了歪脑袋。梅诺毫不顾忌地吐露心境道：

「作为战斗人员是没有办法的。你遇到神官、骑士、或者出现在未开拓领域的冒险者，或是自己袭击的恶人。你不可能和他们讲道理，让他们不要杀你」

过度的不杀主义只会让茉茉身陷危险。

在处刑人的世界中，梅诺容忍了杀人和暴力。如果不能容忍作为手段的杀人和暴力的话，有的就只能任由杀人犯和暴徒摆布。

至少对于梅诺来说，茉茉比那些人更重要。所以为了让茉茉活下去，她并不反对茉茉杀人。

但是。

「我希望茉茉不要杀死犯下罪恶的人」

这无意中托付给茉茉的生存方式，或许也是梅诺梦中的理想。

因此梅诺早已是无法挽回之人。越是做梦见到梦里的人，就越去杀人。越是想在杀死他人中寻找意义，就越去杀人——最终，发现自己无法杀死任何人，已然束手无策。

「我仅仅是从导师所教导的道路上偏离了一步，就不知道自己的生存之道了」

相遇时说出了『这就是命运吧』的灯里，在她的记忆里，不仅仅有现在的这个梅诺，还有其他的梅诺。这些记忆，让灯里决心赌上自己的一切。

所以不如——梅诺也想要度过那样的时光。

想要那些让灯里牵挂梅诺的记忆。想要那并非虚妄羁绊。

但是，自己无法知晓那些已经流逝的时间。

「……像个笨蛋一样」

在一旁痛斥梅诺诉苦的是撒赫菈。梅诺和茉茉看向了撒赫菈。撒赫菈像是挖苦般耍贫嘴道：

「在那里犹犹豫豫，像是大彻大悟，把这种谁都会思考的事情说得好像很特别，你觉得很开心？不知道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不是常有的事么。自己不知道？哈！？不知道的话，你不会问别人吗？」

对撒赫菈来说这段刻薄的话除了厌恶之外就没有别的意思了。茉茉的眼神变得尖锐，生气的同时，导力光包围着她娇小的身体。

但是梅诺。

「啊」

看着抱着膝盖坐在地上的撒赫菈，脑海中闪过了一个念头。听到刚才她说的话，梅诺想到了获得答案的方法，这个答案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突破。

梅诺曾经体会过他人的感情。直接地。也包括无以言表的感情。也曾经发生过梅诺切身体会到当事人的经历。梅诺曾经就亲身体验了一遍眼前的撒赫菈的感情。

通过导力接续。

其中就有方法能让梅诺感受那些她不知道的那些和灯里一起的时光。

「……什么啊」

撒赫菈被梅诺盯着，不舒服地扭了下身子。

梅诺终于意识到那个一直被自己忽略的答案时，首先感到了茫然。

紧接着，笑声从内心涌了上来。

「啊哈，哈哈哈哈！」

梅诺笑了起来。茉茉睁大眼睛。撒赫菈浮现出不悦的神情。

尽管知道这两个人的反应，但梅诺还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这个笑并不是自嘲自己来到这里之前的事。

梅诺欢快的笑声，即使是从小就与梅诺在一起的茉茉也没见过。梅诺第一次发出了与自己的年龄相符的年轻女孩的笑声。

梅诺心里的难题逐渐冰释。她改辙易途。前途渺茫的道路，瞬间豁然开朗。

「啊哈哈，我真笨啊。明明一开始就有方法，却一直都没有发现。真是太笨了」

「所以，前辈？」

「嗯？啊啊，嗯。我没事哦」

梅诺用手指擦去眼角的眼泪。

她幡然醒悟。

梅诺先是意识到了茉茉的存在。接下来，回忆起了自己心中和灯里的记忆。

答案从一开始就在自己心中。这件事只有自己能，而且这件事和灯里一起做的话，是可以成功的。

梅诺的全身的血液都在流动。久违地听到的心脏鼓动。

「谢谢你，茉茉」

「不用谢—！」

「……我觉得确实不用谢」

听到这样低声嘀咕，茉茉笑着把手边的椅子用力砸向撒赫菈。看到这突然的袭击，撒赫菈用义肢挡住了椅子。

简陋的木质椅子就这样碎掉了。即便修道院的东西变得零乱，撒赫菈变得凶神恶煞起来，但茉茉若无其事地继续问道：

「接下来，前辈打算怎么办—」

「我想想」

梅诺看了看窗外。

太阳完全落山了，天空中点缀着繁星。

被导师击败后，已经过了几个小时。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转。

即使如此，梅诺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脸上自然地浮现出笑容，身上涌现了前进的活力。

自己走过的赤色道路。如今自己身处的这个地方，找不到接下来该怎么做的答案。但是梅诺找到了一个方法，让她有勇气继续寻找生存之道。

「我准备再一次去见灯里。茉茉，能帮我吗？」

「那是当然」

茉茉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为什么茉茉总是愿意跟随这样的自己的脚步呢？后辈对自己的亲爱，既有些难为情，也感到由衷的开心。

「撒赫菈有什么计划？」

「我要回去了」

撒赫菈想要回某个地方去。

撒赫菈怀疑梅诺是不是傻了，说这种胡闹话。不知撒赫菈是不是为了躲开梅诺的眼神，把脸埋进了屈起来的膝盖里。撒赫菈越来越后悔当时帮助梅诺的事情了。

「撒赫菈。你觉得灯里怎么样」

「……灯里酱是个乖乖女呢。可不想这里的暴力装置」

「那来帮帮我吧」

「哈！？」

撒赫菈惊讶地抬起了头，但是却被无视了。梅诺决定强行让撒赫菈和她蹚这趟浑水。

这次梅诺看向茉茉。

「我之前都没听说过」

「什么——？」

「你和灯里关系挺好的？」

「完全不好。一点也不好」

「哎呀，那还把我丢在一边，两个人一起旅行？」

「一·点·也·不·好！」

茉茉连续两次否定她和灯里相处良好。这过分强烈的否定让梅诺忍不住笑起来。梅诺不知怎的，明白她们关系已经非常好了。

灯里就是这样的女生啊。

她既有同理心，对人又友好的话，和她在一起的话会很开心。不知不觉就会被灯里的人格所吸引。

「以后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多好啊」

「……诶？她好碍事的」

「灯里可是比起那边那个人要好千倍的好孩子。我，是灯里派」

「闭嘴！倒是你，话说你是谁啊—！」

「诶？茉茉，你不记得撒赫菈了吗？」

房间里你一嘴我一言，她们三人曾经都在导师管理的修道院中成长，在这里进行着对话。有点像是个小小的同学会。

但是，梅诺还少了一些东西。

因此梅诺要先将它取回。

那是在灯里知道但梅诺还不知道的记忆。

另外梅诺知道了迈出这一步需要做些什么。

「那个圣地—我们让它消失吧」

「梅诺脑子坏掉了」

撒赫菈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梅诺。茉茉也睁圆了眼睛。

「没办法啊，这是必须的」

世界上最大的结界城市。

首先就要剥开这个结界城市中，看看它隐藏了什么。

「之后再决定是否还要和导师战斗」

哪怕现在梅诺也无法想象导师死去的样子。

因为导师非常强大，她拥有各种各样的欺骗术，让人觉得她是无法杀死。

真的仅此而已吗？

梅诺的内心十分珍视导师，难道这个内心就没有犹豫不决地想给自己退路吗？梅诺心里难道不是天真地认为导师无法战胜所以杀不死她吗？

「与导师战斗的话……前辈会杀死她吗？」

茉茉不安地问道。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能会不杀她呢？」

「因为，对前辈来说，导师她……」

茉茉犹豫地顿了顿，但还是下定决心继续说道：

「……比那个大胸女还要重要的人，不是吗？」

听到了这理所当然的质疑，梅诺的嘴角挂起一丝苦笑。

茉茉一定比梅诺还更加清楚。因为导师对自己来说有特别的意义，所以梅诺无法杀死导师。茉茉也明白梅诺也有常人之心。

这并非是梅诺的实力不足，也不是导师的实力深不见底，茉茉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圈套。只是她明白，对梅诺来说，导师『阳炎』等同于她的亲人，因此无法杀死。

茉茉一直都知道梅诺的弱点在哪里。

梅诺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内心。

「我真傻啊」

「前辈可不一点都不傻——！」

「没有。我真是个笨蛋」

梅诺觉得她有这样优秀的后辈真是太好了，甚至会觉得自己暴殄天物。茉茉比梅诺自己还明白梅诺。

梅诺一直都不清楚自己的内心。

「没关系的」

梅诺断言道。

自己还会向前迈进。如果知道了自己心中缺少了什么，就能得到它。

「我既不清廉，也不强大正直」

如果自己真的想要成为那个人，梅诺必须要杀死所有人。

但梅诺最终并没能成为像『阳炎』一样的人。

「她真是个坏人」

梅诺眯起眼睛。

不管过少次挫折，对自己多么失望，都振作起来吧。为了破除教诲，开辟出自己的路，向前进发。

对她养育自己的恩情，恩将仇报吧。一面谈论着爱，一面用着胆小卑劣、卑怯卑鄙的手段吧。不是为了正义，不是为了教义。也不是为了和平——只是为了自己。

首先要杀死的，不是其他的人，而是过去的自己。

那个作茧自缚、必须要以处刑人的身份与他人相处的自己

杀死那个一直拘泥于自己的生存之道的自己，才能迎来新的开始。

杀人不为世界，亦不为和平，也不用为了成为恶人来安慰自己。

她会杀人，进行那种到死之前都无法忘怀的、最残忍最恶毒的杀人。

她是凭自己的希望、按自己的判断去杀人。

梅诺开始了找到生存之道的将来。